

四書朱子本義匯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駟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駟

作鄒本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邵

等書亦皆云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慶源輔氏曰子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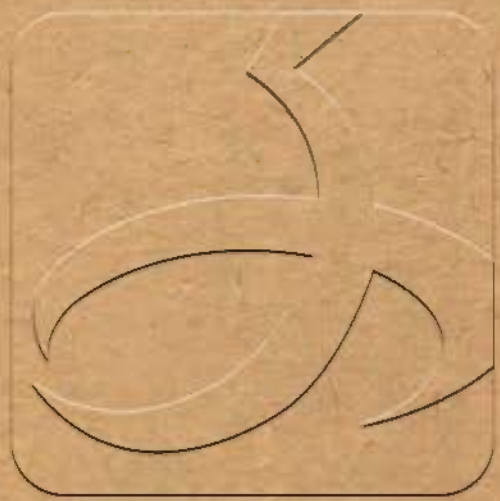
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

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

之者不必待耳提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

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

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吳氏程曰按



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  
成固伯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之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  
固長不熟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  
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  
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蒙引此段  
敦復堂

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於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  
 述而但曰私淑諸人述朱兩賢果相為師弟問答必多何無  
 一語及之孔叢子雖有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  
 設為問答者然不足信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  
 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  
 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  
 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  
 豈知孟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  
 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  
 潛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  
 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潛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  
 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  
 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與亦  
 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  
 見也謂為潛王者荀卿所問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

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  
 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差雖曰疑以傳疑  
 而後世將以為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  
 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  
 代為齊使燕燕王問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  
 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  
 齊宣王因而伐之王命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  
 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  
 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潛王立四十年通鑑則  
 下滅潛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  
 齊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為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  
 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紹聞編觀孟子篇  
 首即載見梁惠王諸章則先游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  
 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

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

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文集問序

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

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

讀七篇觀其筆勢如綵錦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

綵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又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

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直

見得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理分明不能

此如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

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

知言所傳者何事○文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

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

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

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蒙引此語出原道篇其上文已歷歷指數而曰斯道也何道

孟子

卷首

二

敦復堂

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可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化之法，理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揚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按荀子論性，大指與荀揚畧同。○文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就他論性處說，只是泛說其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苟揚為大醇耳。韓子只是說那一邊，然以這邊觀之，則湊不着。故覺得為非。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道。○語類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

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文集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買處說。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得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強，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軻之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

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

仁義貴玉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

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

為此也新安陳氏曰禹治洪水孟子闢楊墨洪水溺人之身

楊墨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則闢楊墨之功

豈在治洪水下哉○韓子諸

修從集註本附錄序說左方

精義綱領合論語孟子者已列論語卷首

惟專重論孟子者另列是書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

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慶源輔氏曰

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

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

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孟子有

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

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

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

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慶源輔氏曰時固不可不識記言堯

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此識時者也與程子所論顏孟之意同若不識時則以數聖

賢之道為不同矣孟子謂孔子為聖之時又論禹稷顏回曾

子子思同道且曰易地則皆然孟子

可謂識時矣則其以道自任者宜也

○孟子有些英氣才有

敦復堂

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慶源輔氏曰英氣是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猶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其理一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只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

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又曰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紹開編考前哲如溫公諸人皆不能無疑於此此實孟子中一大義讀孟子者不可以不先知也恩按此條精義不載從紹開編採入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  
 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  
 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  
 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  
 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子未  
 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文意不全故語若有病蓋知性  
 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  
 不疑耳○震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語  
 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修齊治平更有工夫在歐陽  
 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  
 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  
 作處天地懸隔輔氏曰此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九經尤長於詩書非也趙岐未為知  
 孟子者焯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請讀易  
 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孟子精通於易揚子謂孟子知言之  
 要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伊川云

由孟子可以觀易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為章指析為十  
 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于諸侯不  
 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各問著書七篇秦焚書以其  
 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  
 教復堂



孟子本真也。按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嘗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語類陳文公言：孟子趙岐所詁者，却做得好口，做得絮氣，悶人。東漢文章皆如此。又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語類綱領

內多合論語。孟茲特載其專重論孟。子者必合論語卷首所載參之乃備。

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他有許多答問發揚。○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自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論語

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皆自看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無傳。○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

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先轉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覺得意思淺。迨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白此也。知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貫通。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孟

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問架。○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語簡了。便難理會。且如養氣一章。被他說長了。極分曉。只是人不熟讀。○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二三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口凡看文字。端

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會着心而看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

二曰際其對只是報北二二曰曰北說其對其對自肯

二曰際其對只是報北二二曰曰北說其對其對自肯

二曰際其對只是報北二二曰曰北說其對其對自肯

二曰際其對只是報北二二曰曰北說其對其對自肯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一

文會堂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鼇編

孫

維甸尚畬校  
乃酌爾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惠王魏武侯子其先周文王庶

子甲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為庶人至畢萬事晉獻公伐霍

有功封於魏列為大夫從其封邑為魏氏萬生武子歷數

傳至桓子與韓趙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城

少梁與韓趙列為諸侯文侯之子武侯都安邑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武侯卒子瑩立僭稱王是為惠王徙都大梁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敦復堂

乃著書之時追書耳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按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

尊父惠王為王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

至梁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

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

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

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

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

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語類此是梁惠王

招之而至孟子出處必不至錯愚按行道自是孟子

本懷適惠王招賢以禮來聘故既不可不答其禮而亦

將由是以行其道此開章所以大書特書為七篇之冠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吳氏程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仁山金氏

也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

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湯霍林曰梁王之

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三字他只曉得有吾便不知有

大夫士庶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

心○精言亦將有以是信其必有不是疑其未必有是幸

其實有不是揣其或有按此方是於其遠來急起而迎之之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精義明道曰

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

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

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  
 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也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  
 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必為體用而不可混者  
 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  
 為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  
 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  
 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  
 交羅惟其所以宜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  
 一耳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  
 之為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  
 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  
 察之也○語類問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  
 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  
 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  
 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須  
 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曰事  
 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程子曰處物為義  
 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問仁言心之德

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  
 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  
 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中心之制是說義之  
 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  
 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  
 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求這  
 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  
 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  
 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又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底  
 事之宜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  
 事之宜也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  
 割將去然鋒與刀則似未嘗相離也○問心之制是裁制  
 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這制制如快利刀  
 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安不可底從那一邊去愚  
 按語類以上諸條皆只是通論仁義其言義尤詳者以論  
 仁已見於論語首篇且因當孟子時告子有義外之說故  
 尤與剖析分明此朱子之所以先經起義也○吳氏程曰  
 有子為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

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  
 故集註釋之互異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  
 之。語類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  
 做處只有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  
 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木求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  
 物事義是事要合宜。衆引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  
 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  
 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共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  
 且莫鑿破他。說統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之意  
 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這兩句只是  
 就理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仁義乃人性所  
 固有亦有二字可味。愚按只此一語孟子所以引君當  
 道者分明將平生本領和盤托出其學本於孔子其道極  
 於堯舜仁義之外無可言何有於利辨黑白而定一尊不  
 待鋪陳利害早已截斷衆流。後多放此語類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  
 已截斷衆流。後多放此語類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  
 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說起箇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  
 按首二章尤其顯而易見者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  
 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說統此節正

必曰利一語以首句為綱王為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  
 倡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端自王啓之害之實亦自王  
 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愚按王曰何以利吾國正緊對  
 惠王亦將有以利吾國下轉語蓋王既但知有吾國則大  
 夫豈不知有吾家士庶人豈不知有吾身紛紛攘攘人各  
 挾自為心當其言利之時而不奪不饜之勢已駸駸乎不  
 可救止只此發端三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  
 語便已聳人心目

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

蒙引上下交征利畢竟上人受虧也看下文兩箇必字

乘

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

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

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

蒙引千乘之家

左右是千乘之國昔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也人則為公卿出則為侯伯其日家者特封國而言耳君臣之別也萬

乘之國弑其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弑於申侯是已鑿足也言臣之於君

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

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

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我此亦止以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不必如大全瓊屑考証紛紛異同無

要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

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精義伊川曰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

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誠哉是言也存疑自王

日何以利吾國至而國危矣是自利上推到有害處自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至不奪不饜皆是說國危

之事萬取千焉至不奪不饜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四句○慶源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饜最說得人心求

利之意出蓋商義則循理而有制狗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條辨孟子以仁

義引導梁士附其本旨然遠為極暢仁義之說而不能預破言利之心則仁義終不可行而其說亦徒然矣看此節

先痛破尚利之心下節以仁義之自利繳轉便收人知其所重在仁義而不知其所重在破利也○輯語孟子於

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為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間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

仁字闢利為從治以義字闢利為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按揭出後義二字正直抉先利緣由下對症之藥是

通節精神聚脉處。○義即從萬取千千取百安分循理不相侵奪即此謂義。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交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或問

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養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亦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援本塞源而救其弊也○語類說義利處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行大利存焉若行義之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才於為仁時便說

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只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

親義者必急其君或問仁義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

之自親戴於已也或問小註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割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

此即從上節王言利而大夫士庶人從之相為對照○

語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按從王至

庶人者上作而下應也從庶人至王者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人皆知有君父也○四書通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

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

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



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  
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  
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慶源輔氏曰仁義人  
心之固有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  
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不待外求  
而勉強為之也○愚按集註人君躬行仁義重而無求利  
之心尤重蓋一有求利之心則其行仁義之非早已是  
利不是仁義了○自觀戴於己而於其下化之若有求他親  
戴之心而後行仁義即此便是利心矣須識得本文兩未  
有只就上文言利之害而反夾之言利則弑奪相尋其為  
遺親後君已極反是而出於仁義却未有仁而遺其親者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兩兩相形則彼之為害此之為利情  
跡顯然故曰仁義未嘗不利原非為利而講仁義也蒙引  
區別此為仁義中之利上節所言乃仁義外之利其義固  
然一有求利之心便不是  
仁義故下文又錚于申之

###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集解此與前節文法倒轉前

語截斷而後進之以仁義此從不遺親後君說來故緊接  
亦曰仁義以致丁寧而再言何必曰利以深戒之○按結  
上文兩節亦用羅紋法前後互承結歸何必曰利正與梁  
王亦將有以利吾國之問首尾擊應章法亦極謹嚴○南  
軒張氏曰梁惠王與孟子相見之初而遽發何以利吾國  
之問蓋自王者之迹熄而霸說盛行一時謀國者不復知  
義理之為貴專圖所以為利者榮王習夫言利之俗徒見  
強弱之相陵巧習之相乘知謀國有利而已是以此問發  
於見賢之初也孟子告之以當道也於是言利之為害蓋王欲  
矣先正其心而引之以當道也於是言利之為害蓋王欲  
利吾國則大夫欲利其家士庶人欲利其身上下交驚於  
利而危亡弑逆之禍以起惟其以利為先而不顧於義則  
其勢必至不奪則不廢利之所在豈復知有君親之為重  
哉然則欲利反所以害之也若在上者躬行仁義以為本  
則在下者亦將惟仁義之趨仁莫大於愛親義莫先於尊  
君人知仁義之趨則豈有遺其親而後其君者乎此其益  
孟子集注本義匯參 卷一 梁惠王上 七 敦復堂

於人之國可謂大矣。蓋行仁義非欲其利之而仁義之行固無不利者也。其所以反復警告者深切著明。王道之本實在於此。故重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愚按：章內六箇曰字，反正闡闢，纍纍如貫珠，非謂託之空言也。蓋言為心聲，言利則其心之浸浮於利可知也。言仁義則其心之篤志於仁義可知也。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其端在一矢口之間。孟子所以與梁王驚曰：斷然首尾一線到底。○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覺軒蔡氏曰：學者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與。○四書通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慶源輔氏曰：太史公之說，似疎而實密，似濶而實切，似淡泊而實有意。味嗟歎而言，誠有以深發乎人心。學者最宜深玩其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正說得孟子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之意也。

於人之國可謂大矣。蓋行仁義非欲其利之而仁義之行固無不利者也。其所以反復警告者深切著明。王道之本實在於此。故重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愚按：章內六箇曰字，反正闡闢，纍纍如貫珠，非謂託之空言也。蓋言為心聲，言利則其心之浸浮於利可知也。言仁義則其心之篤志於仁義可知也。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其端在一矢口之間。孟子所以與梁王驚曰：斷然首尾一線到底。○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覺軒蔡氏曰：學者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與。○四書通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慶源輔氏曰：太史公之說，似疎而實密，似濶而實切，似淡泊而實有意。味嗟歎而言，誠有以深發乎人心。學者最宜深玩其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正說得孟子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之意也。

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

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按本塞源。而救其弊。

此聖賢之心也。精義尹氏曰。梁惠王以利國為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苟以利為事。則不奪不鬻矣。知仁而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為利也博矣。孟子所以按本塞源。而救其弊。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既乎。○語類。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理等處。如答宋慳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

孟子說得斬釘截鐵。○四書通。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之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按

木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於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

也。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

求利耳。

###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詞。

沼池也。詩。註。曲。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楊氏曰。梁王顧

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蒙引。此字指鴻鴈麋鹿。或曰

臺池。獨不可樂乎。曰。惠王是顧之。而言奈何。欲兼臺池言

愚按。以末節連舉臺池鳥獸觀之。雖兼言亦可。○此賢者

是指人君之賢者。雪宮章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語類。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條辨。賢者亦樂此乎。有謂王之諱王之愧。俱從顧字看出。時解。謂王意賢者未必樂此。是疑詞。不是。慚

梁惠王上。教復堂

辭看來梁王自誇盡心之主未必自認在不賢一邊而以賢者之不樂此為慚也當日孟子見王親近尊禮孟子與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而問渠蓋見古來人君不廢臺池之觀又見臺沼遊觀亦足恣荒政治故疑而問之孟子導以賢者而後能樂迎其機而進之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精義錫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

樂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囿之類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尹氏曰告君之道當然其意深切矣愚按合本文二句味之方知其意深切○存疑樂非人君所禁但要看看能享與不能享耳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樂也

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所以能享其樂與民同也不能享其樂不與民同也按能享不能享即照下二節故能樂也豈能獨樂哉兩能字起義○策解以上句為主下句只反足上意愚按梁王疑賢者未必樂此孟子却說賢者而後樂此而後似是慰辭然看下文隨足以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則而後正是難辭蓋梁王意中只爭箇樂與不樂孟子却要他爭箇賢與不賢故讀上一句似與王意中相迎讀下一句乃出王意外相迫其一聞斯言當有乍喜乍驚茫然自喪者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

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

樂也丞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翯尸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

篇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經始靈臺六

句詩之首章也王在靈囿六外詩之二章也其三章曰虞業維棧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其四章曰於論鼓

鐘於樂辟靡靡鼗鼓逢逢矇矇奏公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東陽許氏

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并

以遊觀耳七十里之圃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

且與民之芻蕘雉免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

靈臺之圃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人文王繼體

卽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

遷郢又三年遷豐作靈臺日也言文王始欲為此臺方經營規度而庶民皆已來效其力不日而有成蓋甚言其速也卽此見靈臺靈沼

之所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由名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二句追言經始之時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自亟如子趨父事所以不日成之也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

來民樂之意便可想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

安其所不驚動也鹿至易驚動而各安其所者無害獸之心鹿信之而弗疑也濯濯肥

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臺既成矣臺下有囿

云云囿中有沼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欠如此

觀其兩言王在而鹿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以見文王之仁被於庶物而民亦樂夫文王之囿如此其蕃且美也於歎美辭是詩人言民樂其樂非文王自歎美也文王

仁被庶物意亦不重只重在民情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按此孟子櫟括詩辭特提出文王以民力五字跌出民情敦復堂

之歡樂而字一轉直貫到樂其有麋鹿魚鼈蓋由文王能

即此便見文王之能樂下乃原其所以然

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按治岐之政是

文王所以能愛其民處或乃兼勿亟之令而言則淺之乎

視借樂矣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

以發揮其義雙峯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

如文王末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

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

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徐辨引許多詩辭

只是言文王之能樂耳只是民樂文王之能樂耳未說文

王樂民樂亦未說文王與民共樂其樂孟子却只補一句

與民借樂而隨事引導皆歸正論矣按通節精神結聚只

在一故字知其能樂之故此

其所以必賢者而後樂此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

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

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日亡吾乃亡耳

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

亡矣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

課本會

獸豈能獨樂哉 音易喪去 聲女音汝

孫疏尚書大傳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

徐辨集註引此以明

君獨樂云云是民欲與之偕亡句已推開不專指桀說不  
比前節古之人與民借樂自指文王故註云蓋由文王能  
愛其民也○豈能獨樂哉正見覆亡之不服豈能享其樂  
作實事說說統不必說到覆亡只滿目皆愁慘之象豈能  
孟子集註本義卷一 梁惠王上 二 教復室

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間恩按豈能字合兼情勢而言  
作實事說則勢固不暇即以情言賄賂者在曰器器者入  
耳君心即欲自樂亦殊覺無聊竊謂此意於梁王樂爛其  
民之日更為打人心窩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皆  
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興亡乃其效也  
援上節故能此節豈能兩相對照樂不樂之所由分只在  
能不能辨取賢者能而不賢者自不能也南軒張氏曰  
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  
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狗欲之分而已人君若常  
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過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  
則足以擴天理矣新安陳氏曰南軒過人欲擴天理六  
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四書通朱子嘗  
云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得作文之法如前  
章與此皆揭兩句為一章之大指然後一正一反結之前  
章據事實先反而後正後章引詩書  
先正而後反皆文法也後不盡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

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  
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仁山金

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凶歲不熟也移民以

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或問小註有謂移粟

必云梁王教他移粟才是恩按須是梁王教民移粟方

是他自謂盡心處但其所移者亦即民間之粟而已觀末

節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可見蒙引何也二字是推在歲

凶上去恩按梁王就河內河東兩邊反覆說來看得移民  
以就粟復移粟以就民委曲區處以此為盡心即以此為  
實政自謂已做到至處故接說察鄰國之政云云以為若  
非哉凶民豈有不來歸附之理此末節王  
無罪歲孟子所以直揭其隱而逆攻之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

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

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

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東陽許氏曰集註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鑼鑔

之用鐸大鈴也鑔鉦也形如小鐘以為鼓節鑼如鈴執而鳴之大抵鑼進鑔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陣專以金退蓋

自戰國已然○條辨填然鼓之之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字指戰士謂擊鼓以進戰士也

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

不可以此而笑彼也紹間編王好戰請以戰喻此一段極痛快集註言此以譬鄰國云云數語

極簡盡極警策○合訂孟子不接梁王口中問語突出好戰可謂奇峭王如知此二句不覺唐突調笑得蘊藉以情

節已於上數句中帶過也○集解此章主意在行王道棄甲曳兵喻不能行王道也或百步猶鄰國不卹其民也或

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也察鄰國無如寡人以五十步笑百步也蓋戰以勝敵為主走之遠近勿計猶治以王道

為上小惠之能行與否亦勿計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援集註能行小惠亦止對不能行王道而言實則孟子連

小惠惠字亦不許他看末節便見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

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蒙引此且未追答他

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切告之○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

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孟子集注本義 卷一 梁惠王上 五 敦復堂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

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

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  
罟音古沔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

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

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

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正凡有興作不違農時之

說也興作興徒作事也大抵尋常說農時農隙皆就興作

上說不要把田獵事來絆他彼特因田獵而一見耳况此

主農時言故曰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王道以得民心

為本得民心以植民生為本故首以穀不可勝食言之

數密也罟網也洿窞下之地水所聚也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是

人所鑿者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

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

入焉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

時入之合萬民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

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

萬民○四書通又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

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

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

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

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

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

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禮記王制獮祭魚

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

羅草本零落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然後入山林

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

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

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新安陳氏曰法

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

材木之類樽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畝斧斤時入之

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行不過初焉事下一節

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慶源補

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

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

始。谷訂始字有二義。一是草昧之初如洪荒方闢以來

是也。一是為治之初謂從前因循過予忽然奮發圖治欲

如下節法制之詳則日不暇給只得且就天地自然之

整頓去。孟子為梁王說始字自主後一義。輯語此是承

梁王救荒盡心說起。故註云為治之初法制未備若鋪陳

地官林衡擇虞典制及點綴豐亨蕃殖皆非木節實義。且

竟刪却下節矣。須着眼在一始字。又曰不是行王政後不

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後此三節

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為至

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設施矣須

握定天地自然四字見儒者經世原頭與功利作用家同

行異本。說統此節是王者法制未備姑就生民見成自

然之利先為之樽節裁制以收拾人心立下面教養基地

耳恒產未制也先之以不違農時畜產未立也先之以數

畝不入洿池樹藝未興也先之以斧斤以時入山林看王

者經制區畫盡處費多少心思在。按輯語謂此未有政令

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為民物之害則天地

自然之利始出竊謂清心寡欲固是樽節愛養之源然既

云樽節愛養便自有樽節愛養之法。制在如不違不入等

便是但未備耳。紹聞編王道之始也言是起手第一務

得祭祀棺槨言喪其死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梁惠王上 致復堂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衣去聲畜勅六反敷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

皆做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纂疏古者一夫一婦

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

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集解五畝之宅自應照註

分在田在邑但邑不必是城邑如今之村落便是所謂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可言邑也若必盡是城邑

將春出則城空冬入則城邑之地幾何豈能容四郊之民耶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

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集解宅墻隙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

必桑又郭子章蠶論曰木各有所宜土惟桑無不宜桑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漢書食貨志周制種穀必雜五種

以備災害環廬樹桑女修蠶織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

為十五日凡四才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五十始衰非帛不煖

未五十者不得衣也存疑必五十者然後衣帛未五十者所衣為何古有桑麻桑麻壯者之所

衣今之木棉來自外國起於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

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

牲母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按無失一是因其時而育之使自少以至於多而無失其所生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 卷一 梁惠王上 七 敦復堂

一 是因其時而遂之使自小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

以至於大而無失其所長

得食也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

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

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

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畧而終於詳大率如此

者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

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

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材存不贖則老者或反

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

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爾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

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蠶桑畜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

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

當養而老幼之有別則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

教也○存疑必七十然後許食肉少壯之人不是都不得

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蒙引豚豕豕也豕相

承言牝豕也狗有守狗獵

狗豕狗此是指豢狗也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

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

纂疏古以百步為畝今

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

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

塗封植之界井地即井田也田有定分故無不受之家○

蒙引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

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

時○按勿奪其時與上不違農時意義亦無甚別所異者

在百畝之田含制民之產在內不比始時未退經理故以

此屬王道之成○三段內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二句尤為

提綱挈領所謂制其田里王政之大端也三可以俱從王

者立制純是一片心思經營揣度而出不是葛然許可○

稱義伊川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

能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

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敢為不可故教之也

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

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

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

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

戴於道路矣或問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說奈何

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予則民固

已知尊長敬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

猶以為未也故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

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南軒張氏曰立之庠序

以謹其教庠序之教孝弟為先申云者申其義以告也夫

自鄉黨之間而各立之學以教民孝弟薰陶漸漬之深其

君子固有以自得其良心而其小人亦知畏義而遠罪至

於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足以見孝弟之教行於細民

雖負戴者亦知有親而王道成矣○蒙引庠序指鄉學舉

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無非教也而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若專說教以孝弟

更不用申字了集註乃時舉其所重而言耳○輯註謹申

之實在教義二字孟子時王教衰絕雖立庠序而道德難

一故教須謹庠序中孰不教孝弟然其義未易明信故義

須申申者反聒丁寧使細繹其指歸之所在也○當井制

成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壞連學制亦

壞故游士橫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庠序久廢即

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為理○翼註謹字不苟凡所以立

教者屏邪說黜具文兢兢乎一稟天命人心之正○困勉

錄申與教有別當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着

想有提撕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熟之意有伊之畫

一之意○尚書大傳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

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

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

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

任分頌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漢書食貨志春將出民里

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

人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頌白不提挈按古者合二十五

家而為之門塾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

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觀家塾之制衣帛食肉但言七

如是推此而上庠序之教之謹可知

梁惠王上 七 敦復堂

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按此節固是由

養而及於教。不如是不可謂王道之成。然畢竟以養為主。蓋因救荒說起。所重自在於養也。况當日生民塗炭。救死

不暇。他日所以語齊宣者。亦無異辭。故兩處覆舉。俱以衣帛食肉不饑不寒。括上四段。而後章集註亦以制民之產

括之。可見庠序之教。亦是制產中事。後世非法壞而學制亦壞者。此也。○二句合老幼言之。才見得王者之心。無有不盡。而天下生民更無一物不得其所。何有於歲凶。何假

於移民移粟在王者盡心於民之意。原非欲以此致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正對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

針梁王說得暢然。意滿處。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雙峯饒氏曰。五畝

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蒙引饒氏說亦難憑據。

蓋法制固所以品節之也。况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曰五十七。下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

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愚按品節固即在法制中。如五畝宅百畝田。法制也。亦即品節也。至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自是品節中事。故或問云。此先王品節之意。不合以效言。

○紹聞編盡法制品節之詳。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蓋田里樹畜。亦不出天地自然之利。但法制品節。至此為詳

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天地之道。與天地之宜。皆造化功用之自然。而聖人輔

相財成之實事。已盡於是。此其所以為王道之成。按集註補此一句。緊對上節王道之始。言其始

事。必至此。而成。不則未可以為盡心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

天下之民至焉。葦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

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集解不能制民之產，句雖單對五畝之宅節，而使狗彘得以食人食

句便包不違農時節在內，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則總對上二節而言。蓋不違不入等項，亦是制度，但未備亦是

品節，但未詳耳。不可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

特民間之粟而已。此一句是朱子以孟子之言照出初間讀移其粟於河內，亦謂是在官之粟移

將去。至孟子云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方知只是民之粟，倘所移是在官之粟，孟子豈故面諛之哉。言外見連小惠也。

算不得。是孟子索性與他剖斷分明。○愚按不知檢不知發，見他直全無心肝，何有於盡與不盡。直打破後壁，令無

躲閃，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按此句是拗破梁王言中之意，發其意中之言。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說統此節極陳時政之弊，所以

動王不忍之心，為行仁地耳。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反自謂盡心而以

歲為解，此與殺人而委罪於兵者何以異。又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平日之視民猶輕於禽獸，塗有餓莩而不知

發，今日之視倉廩尚重於民人。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死，而乃罪歲謂之盡心，可乎。

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說統無罪

罪已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首節何也二字相應。○條辨不罪歲如何，天下之民使至，須是自反修政始得。故

註必補實此一句。○述末論當日施行之次第，就是王道之始，尚是次着，惟先發倉廩以救目前之急，而後王道之

始終可以次第舉行也。○四書讀救荒之策，有急計有本計，急計修救本計修政，夫救之之策出於賑則可，出於移

未見其可以此沾沾是五十步百步相笑之說也。則何如修本計之為可乎。本註亦分緩急，夫民已饑而我取其田，敦復堂

疇而井之取其子弟而教之豈不甚善然要不可以為玉道之始何也民旦夕待斃而區畫井田動經數年之擾民衣食不給而勤敎學校反厭五教之拘故夫道在困民之所有而搏節之蓋至養生喪死之無憾而後井田為可經也而後庠序為可謹也於是王道終矣凡此所謂本計焉王者之歲天不可得而凶王者之民天不可得而後所為蓄積豫也王不加意於此其民之饑也固宜乃猶然不能省已以給人出財以賑眾徒區區移民移粟於其間至無救於民之死而移其咎於歲之凶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嗟嗟是豈所以多民之道也哉

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

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

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語類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舊

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護假其虛聲耳

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年間那時猶白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

明目張膽出衷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

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天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

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子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文集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

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已失道衰微寢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



周而後天下定於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  
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皇陶曰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  
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紹聞編外註  
程子第二條闕孟子大義司馬溫公李  
泰伯皆未能達故集註首於此斷破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蒙引謂之安者見其出於中心  
誠然而無所勉強也。○紹聞

編上章孟子之言至矣使惠王發寤於心則亦速改其政  
行王道以養其民而已乃說而不釋從而不改然孟子猶  
冀其可悟也故因其願安承教復直指其虐政  
以告之蓋虐政不除則仁政不可得而行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

梃杖也按孟子因梁王願安承教而陡以殺人二字開端  
蓋亦承上章刺人而殺之之喻領入也且不遽言

政而先以梃刃相形乃使下一重  
尖出其不意尤為善於曉譬處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按兩有以異乎之問亦即承上章是  
何異於刺人之難重重剝入集註於

首節揭明承上章直是通身都徹。均之殺人不能異梃  
與刃自即不能異刃與政矣。兩無以異之答亦是孟子使  
他不得不然後下文遂可極言其政之為害。○邵子之論  
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分  
明政之為禍較梃刃更烈然孟子只  
平等說來已足令世主心驚膽落矣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

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

人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集解只將四句相形

說不言厚斂而厚斂自在其中肥肉肥馬非厚斂何以養之有肥肉肥馬而因有飢色餓莩率獸食人便是以虐政

殺人不按孟子不云以虐政殺人而直云此率獸而食人語更聳意更切。紹開編孟子於上章始因其盡心之言

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教之願而欲使盡悟其失故其言直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集解此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行殘

民之事獸相食凡人惡之承上獸食人托起一層跌出為民父母二句為民父母見恩有所屬行政見責有所歸不

曰君而曰父母見得本一體相屬不免惡在四字極尖極令。條辨為民父母便當有不忍之心為民父母行政便

當有不忍之政一語中孟子全副學問都在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

使斯民飢而死也。備音勇。為去聲。

備從葬木偶人也。纂疏以本人從葬設機械而能跳故名之曰備。古之葬者束草

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

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

無後也。禮檀弓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

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始於用人乎哉。

釋義楊氏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壁像先生台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

耶伊川曰但其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備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則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孟子言此作備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象引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只謂天地間難得者人今作備者象人以殉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條辨只象人而用便是不仁處便宜無後不必推及殺人殉葬而後為不仁也惟象人而用猶為不仁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只就本文攸繫一步梁王更無處躲閃按如之何三字極悽惋極警切。精言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是推仲尼言無後之意一象字在孔子意中重在孟子口中輕天地之間人為貴既已象人而猶用以殉葬其心之不仁可知此象字須說得鄭重而用之三字才見得他不仁合該無後處但孔子之所惡者象人耳象人且不可况實有以死其民乎實字緊從象字出一轉又是一意。按未

句一使字亦緊承上章而言上章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此則曰使斯民飢而死孰使之入主使之入主為民父母民之所賴以生者也古者使之有以養其生今則使其飢而死父母之於子亦何忍使之至於如是而以肥肉肥馬之故橫征暴斂坐使斯民不得不然此即非以率獸食人不為苛矣。○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新安陳氏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徇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

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

王猶自謂晉國惠王孫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

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年魏伐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伐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

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十七年秦取魏少

梁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商君傳秦孝公

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

遺衛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

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

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將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

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此與集註

七邑不洽前人謂未知孰是或問小註晉國二語是叙

先世之盛東敗四語是歎今日之衰按晉國就號曰三晉

時說非謂從前晉國也蓋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

也按死者謂先人言以寡人之恥至至及先人不可不一

為昭雪正與上晉國莫強何相應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叙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洒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條

本心也木心只是逞忿肆欲耳何也凡人念及祖宗社稷則必敬畏小心培養元氣休息士民安得於喪敗之餘而敦復堂

猶思用戰他日孟子以不仁斷之有以也

###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精義伊氏曰古之聖

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惑而不為焉耳。按梁王開口即言晉國之強而因自恥其弱只從強弱上起見其意蓋猶將蹈前日之覆轍而逞於一決也孟子却橫空落此一句先破其強弱之見便隱然示以自強之道不在興戎所謂如恥之莫如為仁故下文便與言施仁政

仁政

###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

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

###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蒙引仁政是統言綱領也省刑薄斂

是仁政裏面事故曰目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如關市譏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孥之類與凡周禮一書所載大抵皆仁政也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

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按

古者刑以弼教故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至罰以監刑輕重有權世輕世重有權以其雖不至死而亦以病故施缺

恤之仁則小大之獄所宜加意是之謂省又古者斂以課田如野以九一都鄙以什一而稅以濟斂如園廩二十而

一漆林二十而五凡此雖無重困而亦惟恐煩民故施惟正之仁則助徹之外無容多取是之謂薄省字薄字對當

日嚴刑厚斂而言非一味縱弛須知是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方與仁政相關。輯語數赦非盛世之典捐租亦

黃老之治數赦養奸必有重法捐租難易治也耨耘也盡

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

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玩財民得三寤是深耕易耨由

於省薄之仁政若嚴刑厚斂民不聊生其於農事亦苟且

鹵莽而已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玩文有宗廟暇日即

深耕易耨之暇日而得以有之者仍皆薄之仁政為之也

本文修孝悌忠信而註以禮義二字括之以孝弟忠信本

皆禮義之良心入事父兄出事長上都是這箇○困勉錄

耕耨以下依註是省薄所致然是說能省薄然後民得盡

力於耕耨而有暇日以修孝弟忠信非謂一省薄而自能

耕耨上不必教而自能孝弟忠信也按此則仁政之施當

直貫出入二句兼教養而言○集解入事父兄出事長上

緊連帶着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來脩即脩整之終

不但是講明入事出事正是脩也孝弟是百行之本忠信

只是一誠貫乎百行中者勿分屬出事長上以平時言也

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以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

故樂於效死○精言暇日獨言壯者為下制擬以槩言也

課本會

君行

條辨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君行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蒙引彼奪其民時至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何暇治禮義哉此一句自與上文相應

而意亦方足困勉錄奪民時只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

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

我則誰與我為敵哉語類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

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

之國豈可但已哉蒙引彼陷溺其民緊承上一節而言誰與王敵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

攻於後以批者是也若使彼皆人人致力以敵我我亦安能取勝秦楚之堅甲利兵又豈吾徒所得而撻也哉○說

統此二節正著可使撻之意蓋秦楚亦巨敵也何以制撻可撻正以彼之不仁不能敵我之仁耳○困勉錄可使制

撻是在我有必勝之形彼奪一節是在彼有必敗之勢但云可使制撻猶未見無敵也至此則直信其無敵矣按此

皆以施仁政之故下節故曰仁者無敵正言天下皆歸心而無與我敵者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二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按以字知也

之無敵繳明百里之可王說到此更有何強弱恐王疑其

之可較哉故復斷以王請勿疑直是斬釘截鐵及孝弟忠信皆戰國諸侯王之所視

為迂遠而濶於事情者也。而豈知自強之道莫大於此。則亦決於仁者無敵之一言而已。勉王勿疑。却正是與王揭彼疑團。是通身着力處。○南軒張氏曰：惠王念其軍師之敗，欲一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為國之常道。其曰百里可至，豈徒為是言哉。其所施為，皆有實事，而知其必然耳。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就為。○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勿軒熊氏曰：當時子獨倦倦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君子深鄙外之，蓋其得志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先見之矣。孟子之所以告惠王者，自當時一切爭強角勝者視之，豈不太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揚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不足恃，乃知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靚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

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或問小註：下通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孟子其容貌辭氣，便有嗜殺氣象，故下以不嗜殺箴之。味此語

大三字非是。翹君之短亦非。問評論總因當時未有不嗜殺

人想是孟子同志隨行者非泛外人也。不似人君

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

梁惠王上



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語類  
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忍  
不住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  
便說

其中之所存者可知○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  
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

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  
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

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若勢位以厲  
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

譏耶曰民之六五以中正而為言有序而呂氏之言亦曰志  
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

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訟言其君之失何耶曰聖賢之分

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又不  
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

久於梁耶述朱以此決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  
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與德惟一之一只是混一之一

定者列國息爭于戈不作也定於一言必天下合於一統  
然後定也○翼註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政歸

一統也○條辨惡乎定謂當待何人而定者固為占孰能  
一之問即謂當待何時而定者時候如何期必得而以

問孟子耶看來只是見天下不戢紛紛攘攘故就大  
勢先問一句曰如何能定故孟子亦只就大勢對曰定於

一正所謂混一之蓋分則爭一則定勢固如此○紹聞  
編今人但見孟子議襄王不知襄王一問自是可錄曰天

下惡乎定夫生民厭亂久矣唐明宗祝天早生聖人亦思  
定之意也孟子曰定於一言天下之勢出於一也自生民

以來經桀紂之亂天下嘗不定矣未有天下裂而為七各  
稱王爭雄如孟子時者也其後秦并天下可謂一乎曰非

也以亂易亂特聖王之驅除爾是故當時之天下亦嘗一  
矣而卒不定非聖賢之言不驗也其所以一之者非也按

此可見一不在

變封建為郡縣

梁惠王上

復堂

孰能一之

王問也。徐思曠曰：上文惡乎定，謂天下如何而能定，非謂待何人而定也。至此問孰能一，則以君言問何等

君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述得

世人牧之，龜鑑也。○條辨定於一，豈不要德方能一。然孟子

到不嗜殺人者身上來，語脈之層次自如此。○定於一，亦

有力能合之者，秦始皇是也。然不再傳而失，則信乎非不

嗜殺人者不能一矣。○按：不嗜殺人，即上章所謂仁者也。

孟子因與躁心人贊言之，故不曰仁者而直謂之不嗜殺

人。夫世豈有嗜殺人之罪人，豈有嗜殺人之心，然而不嗜

其嗜之者，嗜則終嗜殺以上地之故，糜爛其民是也。嗜欲

孰能與之

欲嗜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是也。反

是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天下為一家，以中

國為一人，無非不嗜殺人而已矣。○精義：尹氏曰：戰國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翼註：孰能一之，以君言問何等君能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

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孟子內並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

沛然雲盛貌沛

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

頸也

集解天下莫不與也正答他孰能與之問然其義尚虛王知夫苗乎以下乃申明莫不與之故○紹聞編

以七八月之間旱喻民困於虐政曰其如是孰能禦之者以苗之與而言也以水之就下喻民之歸仁曰沛然誰能禦之者以天下莫不與而言也○說統此節重在七八月之間旱及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句久旱易為雨勞民易為仁苗之淳然從大旱來民之引領從嗜殺來所謂天下敷敷興王之資也○不曰天下之人君而曰天下

之人牧此牧字亦正與嗜殺字相對照

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

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望所以心言歸以身言惟其引領而望所以歸之莫禦也○慶源輔氏

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也條辨輔氏之說固為見理然孟子却是因襄王以孰能一為問而後舉不嗜殺人告之則即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有何不可蓋言各有當不必因此而謂聖人行仁之有私也○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

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

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

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輯語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

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事始於周末治亂以

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為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

力不以德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

強國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

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

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

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以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纂疏陳公子完奔

以陳為氏後改田氏至田和始篡齊齊桓公晉文公皆霸

而有之和之曾孫辟疆是為宣王

諸侯者說統齊王病根在大欲故開口便問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

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

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江都易王問粵

其誰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以已通

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猶義明道

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

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術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道則桓文事不足為也已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或問王霸之辨董子程子楊氏之言備矣然推其意則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為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為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為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為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語類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或問小註仲尼之徒二句須從道

桓文處翻出絕口不言其事來○輯諸仲尼之徒節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由反手願學孔子言必稱堯舜不見諸侯俱包舉言下○按齊宣發口問齊桓晉文而願聞其事其為所歆羨可知孟子推本仲尼而直斥其事為不足道此正所謂我先攻其邪心也已乃引而進之於王其詞若婉而意甚切早已一眼覷定齊王足用為善矣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按齊宣問齊桓晉文

已看得是撇天事業至孟子直斥為不足道而引之於王則其驚駭益甚矣接口問德何如則可以王彼特震於王之各意古來惟有德者能之究不知何者為德也孟子為之實其德曰保民而次其可曰莫禦便已隱隱將齊王平生夢想不到之事引而歸之於一心然齊王却但知欣於莫禦而因希冀夫保民故下又有若寡人可以保民之問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核舍上聲觶音斛  
觶音速與平聲

胡斲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郟也

衆引釁者釁郟今日釁鐘則是因鐘  
之釁而釁之謂填釁也作活字看  
就死若字從觶觶上形狀之辭言此牛恰像無罪而就死  
抵模樣○釁鐘非牛不可而宜王  
抑姑以羊替之全要  
得他不及計較情景  
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

果有此事否

按齊王若寡人可以保民之問一則見孟子  
說箇莫之能禦不覺打動平日大欲雄心遂

若真箇能玉而問可以保民一則見保民二字似亦尋常  
竟忘却平日與兵構怨第因孟子言王而姑計夫民之可  
保味其語意蓋猶不可未可知之辭也至孟子直許之  
曰可故愈欲急問所以可之之故孟子妙與縷述所聞易  
牛逗出不忍二字閒閒徐徐且問他果有此事否而王乃  
應聲如響矣○不忍二字一章骨子孟子只拏定齊王吾  
不忍其觶觶一詞以下反  
反覆覆開出無數詰問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

或問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為足以

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而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問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構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眾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精義楊氏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喫緊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

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說統足王要形容是心隱隱勃發有火然泉達底光景方得足字意。愚按是心即不忍殺鰥之心也然此處只是承王言有易牛之事而云即此易牛之心便自足以王以證明何由知吾可之問語極警策而意尚含糊且莫遠點明不忍須留下二句一開一合地步則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四書通孟子一書言心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也。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按察識擴充是孟子言中之意在。本節且勿露。自此至遠庖厨也是孟子反覆辨難欲王察識此心自有復於王者至權度節是欲王擴充此心中問王說曰一節是愛猶吝也。說統是心足以王矣此句似察識擴充交界處。愛猶吝也。已說煞了却即從是心中忽生出箇愛字。覆轉拈出齊王口中不忍字正要他自猜自疑尋覓自家一箇真心出來臣固知王之不忍句最妙是

撥動他本心底轉語又曰連百姓皆以王為愛亦是設此  
 疑團與不忍作兩岐語欲王當下認取不必當時果有此  
 言。蒙引既曰是心足以王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同  
 知王之不忍不忍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  
 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  
 子着此兩句所以提撥箇不忍字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  
 故足以王也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故  
 不忍二字是此章骨子。百姓皆以句亦甚緊蓋不着此  
 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啓其察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  
 以王他不曉問便只恁地歇了。按集註指而言之此處  
 尚未為設難只是就王吾不忍其殺棘一語提撥此二字  
 與王指明王誠自得其不忍之心則庶幾所謂疑以王者  
 可得而語耳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殺  
 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

如是也。或問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何也曰固也是其蔽之極深是以暫明而遽昧也

○紹問編孟子言是心足以王而又曰臣固知王之不忍此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使宜在仁心有素聽德又聰便

當於保民上致思是心足以王上發問而王前日此心得於乍見而偶發者初不自覺久已忽忘故未能自得其不

忍之實而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說統孟子已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了又何消解到吾何愛一牛齊王之心一

向蔽謂他不忍殺棘之言不過一時偶觸而發故只把孟

子所述不恐殺棘二句模糊去竟不知自覓得這箇不

忍之心出來只求解脫箇愛字而已。○集解集註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是說我有可議之迹故下用心字

一轉然齊王雖謂我心不如是却仍在迹上辨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

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按上節語意王只求解脫箇愛字看孟子却偏以愛字難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只此

一句已令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

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到此方是設難前百姓皆以王二句非難也看

語欠自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

於百姓之言也駁本心何心不忍之心也即隱其無罪是孟子欲發其不忍之心却偏難以愛財之

心愛財之心王所不任受也不忍之心王所不自知也到

說到牛羊何擇王亦不自知其為何心不得不付之一笑矣翼註云古人文字意在筆先有見牛未見羊一解乃有牛羊何擇一難此亦編虎頭下金鈴惟解得者繫得也○

我非愛其財二句諸說紛紛終多鶻突只是句讀不明耳竊謂讀書必先辨句讀則書中之竅竅得而語言之指趣

以明如此二句若照常以兩也字分句中間宜乎二字如何直接齊王當日非愛一牛本不待再辨却因孟子有牛

羊何擇一難遂無解於百姓之云語塞全在易之以羊使前後展轉置辨不得故須將我非愛其財五字另作一頓

撥轉而字則兩也字一氣相銜宜乎字自然闕筭如此看則我非愛其財為句而易之以羊也不過一讀耳何必如

諸說紛紛費如詩周折此亦可備讀書一法故詳論之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只輕撇一句先術謂法了却愛字一重

之巧者慶源輔氏曰巧亦非穿鑿以為巧蓋隨物賦形透迤曲折而得以遂吾此心之用耳蓋殺牛

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

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

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

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語類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

也。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

到這裏處置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家這仁心抑遏不得

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

行又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

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着有箇巧底道理

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

大似住不得只得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

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

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

謂術也愚按徐思曠文云天下惟術多不可以言仁而仁

自不窮於術非慈憫之鬱積已甚此中必不能忽有所開

非惻怛之流行既真此時必不能頓存所得竊謂此數語

真見道之言覺常解尚說是以術行仁而此直云仁自生

孟子集注 卷之七 梁惠王上 第一 敦復堂

溪曰天地之心無息不流而日月之所至為榮枯人心之量無所不周而以耳目之所及為先後按此數語最道得未字義味員澈○輯語此正孟子善於指點開導處滿腔子惻隱之心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體用具足不分兩層孟子說到此處直是痛癢相觸○按是乃仁術也與是誠何心哉相應王不自知其為何心而不知是乃所以為仁術也見牛未見羊與牛羊何擇焉相應言牛羊本自無擇而易之之時却自見牛未見羊而非王之有意於其間也先喝出是乃仁術而後以見牛聲謂將死而哀未見羊句點明最是孟子善於開發處

鳴也見非平時之聲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

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或問君子之遠庖厨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氣

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當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

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曰然則曷為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為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人自為同類而物莫

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

以義則殺之於物則愛之而皆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

窮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

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為正非異

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

恣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有

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人

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曰此心之

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機乃存乎平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為無所用其力可乎按此條因集註預養是心之說而併論之在孟子對齊王時意不重此○四書通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

預養。○輯語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  
心向百姓上用故反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  
道理倒了即成慈悲平等之謬。○愚按君子之於禽獸句  
自隱然有百姓一層在之於之字前但此處只合虛涵不  
宜明補。一明補即預占今玉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兩  
詰難地矣此處本義只是破玉察識故見生聞聲與見牛  
對提撥兩不忍與不忍殺棘棘對君子遠庖厨亦即隱隱與  
未見羊一面對見自來君子用心亦是如此此其所以為  
仁術而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其心即不忍見死食  
肉之心其術即遠庖厨之術所以聞言而釋然也。○君子  
遠庖厨禮記玉藻篇語也本文加是以二字蓋是引成語  
而釋之。○王或菴曰至此似忘却保民而王之旨矣不知  
正所以推究保民之本也蓋齊王足王者唯此不忍之心  
而此心却不能自識故頻頻以不忍提醒之使知足王在  
此心即不能已於何以足王之問然後可進以  
推心而歸於保民之道也破廸誘掖多少苦心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

詩小雅巧言之篇此大夫傷戚戚心動貌不得吾心應前

子言之承上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二句於我心有戚

戚即不忍殺棘之心也但從前是偶觸到此方能認取耳

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

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

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委蛇曲折之意莫不

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面得也向非孟子

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導誘掖之術則亦何能使

有戚戚焉。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一句相照應。王或菴曰：認真不忍之心，方有此問。要知是心足王之下，應有此問。久矣。因屢以不忍提醒之，而王半明半暗，認此心不真，所以無此問也。至此方覺，然後追足王語而問之。一時間答情，次可想。精言前孟子云：是心足以王，是保民即在此心內。此問此心，所以合於王，是猶似保民在此心外。發王言，所以合於王，似不敢言足，而但求有合者。然。此節乃前後過峽自我心有戚戚焉上見。齊王能自認我心，結上啓其察識之意。自此心所以合於王以下，見齊王尚未知反其本而推之，以起孟子啓王擴充之端。反其本，非復言本心之本，以齊王已自認此心矣。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須知由本逮末，方能善推所為。今王但思及禽獸耳，是未知反其本也。故下文復與重重詰難。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

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

按王既認真此心而問足王之，故應舉推心之義告之矣。却忽以喻言空中閃射，蓋不如是則事情不透，提掇不靈。此孟子善於開發處。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忽然打轉，易牛本案平地驚雷，直破九霄，而上奇絕。警絕。○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二句難得最。

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警策處。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

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

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

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慶源輔氏曰：惻

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

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

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且以

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

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

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

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財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

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

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

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

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

不肯爲耳。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

地之大同也。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

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

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

孟子集註

卷一 梁惠王上

三

敦復堂

分明而後可語以恩之所以用與其所以推蓋以事功論  
勢。能保民處在擴充以道理論。與緊能擴充處在察識  
察識得一分才能擴充得一分。察識得十分才能擴充得  
十分。未有一認得愛牛之心為不忍而便能推恩以保四  
海者也。故集註於上節云。猶未知反其本而推之於王請  
度之節。亦曰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前後一線。愚按本  
文亦皆處處隱藏察識  
意。但大旨自在擴充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

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

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

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

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趙註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為耳

按此言事長之禮似於為長者三字較有情然如今註極言其不難儘可是心固有不得外求

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蔡氏曰此節只完得不為也非不能也二句之意

姚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孰難孰易使

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集解齊王此問甚呆故孟子只與淺譬之末四句以兩之類代不能不為四字巧為一

形字慕寫正善與淺人說法是心固有四句在本節只極言其無難耳擴充用力之方自有下節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





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

難四書通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

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

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

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

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輯語加字

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又添箇

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吾幼人老人幼寡妻兄弟

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殺次第已與足

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古之人通

指古來王天下者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預探下求故復

不必粘定文王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

推本而再問之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翼註今王恩

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易其

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所為來是說先其所後

而反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為不用恩此獨何與是

起下與兵構怨或問小記古之人三句須對下二句有

却已為齊王不善推下鈔方與舉斯加彼二句微別但以

齊王不能推其所為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

為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欲其於此深

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

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存疑自古之人所以大過人三句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思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百姓再詰之直究到他那病痛根源處。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之度待浴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蒙引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尺然實當作活字看蓋已含稱量之之意

意。度之謂稱量之也。稱屬權量屬度稱之量之即所以言度之可見權度不得呆作死字看

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

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

度。又有甚於物者。語類問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

皆其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

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

兵危土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

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

又多。是忘了。問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

此莫是養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問物皆然。心為

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

物之無害。心之有差。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

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子只

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或。問。范。氏。謂。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紹。聞。編。無。權。則。輕。重。差。無。度。則。長。短。差。物。之。差。差。在。一。物。心。之。差。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心。之。應。物。其。輕。重。長。短。莫。不。有。則。所。謂。本。然。之。權。度。也。物。之。輕。重。長。短。在。物。而。其。稱。量。之。則。在。權。度。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因。物。而。形。者。在。梁。惠。王。上。教。復。堂。

心而度以本然之權度亦在心物易見心無形物不可無  
權度心尤不可失其權度故曰心為甚。係辨心固具本  
然之權度矣。然或為物欲所蔽則自有而自失之。若不  
本然道義之心繫度其心則權度之時不能不失其輕重  
長短之用。故語類云以本然之權度度心。精言輕重長  
短在物權度在。心以吾心之權度度物之輕重長短。故隨  
所處而無不富輕重長短在物者在物之理也。以權度度  
之者處物之義也。輯語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即權度  
亦非即此是本。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  
天本心之異。

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  
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慶源輔氏曰此指宣

王之心偏誠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  
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  
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  
其心也。困勉錄上文既言獨何與則宜緊接與兵構怨

矣。却又說權度一節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說  
出所以倒置之故也。輔氏說極明。王或菴曰是心足上  
全在能推而王不能推其故安在重重反詰到此王不能  
下一轉語矣。文勢至此水盡山窮看他下文轉變之妙。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

抑發語辭。紹聞編此與他處抑為反語辭不同按其文士

戰士也構結也。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

不保民而功不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

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殺  
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說統此節正

與相應是愛民所以輕短底病根快於心三字正照前不  
忍字來於牛不忍其觫觫於百姓則忍驅之鋒鏑之下而

反以為快是豈可以不度孟子前面反覆辨論至此方發其病使將此殺人與殺牛二事彼此稱量自知輕重長短之所在○條辨然後快於心不是說齊王真快於心只是詰問之辭見王必如此然後快於心麼不然何政以殺人之事而甘心為之也意在俟王舉求大欲以告孟子然後去其大欲之蔽則不能度者乃能度而不能推者乃能推矣○集解請王度之下笑接此節王之不能保長者此也不能推思於民者此也請王自度而王烏可舉此以相答乎故代為之度直指其害以發其病而藥之○四書通上節一心字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欲字使非本心矣本心難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道所以不行也

至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

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蒙引王之所以功不至於百姓者與兵構怨

累之也王之所以與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說統欲之一字正是齊王受蔽底根源既云不快於是又曰將以求吾所大欲意以不得已為此耳○吾何快於是直是致王之美種惜不能因是以求其所快耳此是他殘忍中隱有一段痛楚良心向之觸發而發者正此物也至是方見孟子既將其心又發其病然後病可去而心可推○集解輕短之故只指求大欲不指上三事其心尚明於他謂不忍一牛之殼離獨暗於此是求大欲而不能保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

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

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

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

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說統孟子亦明知王之欲不在肥甘五者只借此作觀以形出他

好大喜功之心○王之諸臣二句似冷實是輕觀齊王口

氣盡在廷之臣不過頤措氣使供耳目口體之人耳可謂

齊無人焉按此已語助辭為是哉然則是知其不為是而

意亦只在言外故詰之矣未說辟土地等句先以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起

則又知其必為是而轉難之矣文字起伏不測使齊王不

得不入毅中來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統說

辟土地四項相承說必辟得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闢上

地朝秦楚然後中國為我莅而四夷自我撫矣而字亦要

看○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尚便欲圖恒文

韜圖事○按上文王笑而不言王亦自知其為妄難語諸

人所以孟子又為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

代說痛發其病求魚言必不可得按所欲直是王天下事而所為乃出於

頭一板齊王此時直是忽而飛於九天之上忽而墮於九淵之下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始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

反其本矣其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

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

山也爾勉錄此只大集說宋以一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敗亡之禍

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說統王曰若是其甚此一語

說始有甚焉忙趕再進一針把後災兩字驚動恐嚇他令

他向來一點雄心不怕不灰滅下來後乃舉天下大勢以

較之見得恃力以逞快所欲不遂覆敗隨之則王倘志大

欲安得不另尋一路以圖與王之策故又說箇反本以啓

發他○王或菴曰蓋亦反其本矣一語輕輕撥轉蓋齊王

大欲癡心被孟子掃得十分水冷更無轉身處只有保長

一路可以轉向而前故下遂以發政施仁告之○蒙引反

本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不同前反本以心言此反本即

下文發政施仁是也○語類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

後來無一不驗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

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驗方是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

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占

愬與  
誦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

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說統此節承上反本來

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

大欲○欲只就士農商旅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

然亦即從上文數欲字見得無兩意。○蒙引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霸必有天國也。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按此節方轉合蓋力求所保民孰能禦之正與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相應。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已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莅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技求矜伐之私耳齊王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陷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在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

按上文發政施仁只是大槩說使天下仕者以下亦止歷言其效而未嘗明說其事然齊王到此不覺又為所欲動故願求明教而嘗試之蓋有欲見諸施行之意矣故孟子方與言制產。○徐徽弦曰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說又道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即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內機關。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當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

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

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恒在常生之業則下文敦復堂

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  
 所云善與禮義是也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  
 義而陷於放僻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  
 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說統此節雖有士與民兩  
 樣只重民上下言無恒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  
 多得而民又易至於犯刑此恒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  
 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集解制民恒產最是保民要  
 務此下四節將產之不可不制反覆言之以起末節制產  
 之法蓋使上心意悚動然後與  
 詳言之庶不以空言忽過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  
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集解是故繫承上  
恒產所係之大說

來明君即仁人所謂能保民者自其病瘵斯民言則曰仁  
 人自其智周萬物言則曰明君制字重看必使一字承上  
 制字貫下四句有經畫周詳意驅即教也善即恒心也民  
 從之輕言有所賴藉而為善不難也此是泛言其理至末  
 節方實陳其事○仰足二句是制產周於老幼樂歲  
 二句是制產裕於豐凶驅而之善舍下庠序二句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  
 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條辨明君制民之  
 產實有下五畝之

宅百畝之田許多區畫若今之人君却如何也下節制字  
 蓋彼廢井田之良法或行稅畝或開阡陌妄事紛更自為  
 厚斂亦是從新制一番不然守先王之舊規何至仰不足  
 事俯不足畜○補言樂歲終身苦有謂樂歲苦則終身亦  
 苦



苦者非也夫人所以樂有樂歲者以田有餘耳若民無田或有田而不足俯仰無資饒他歲歲樂亦歲歲苦矣所謂大熟之歲而有不足之家也凶年死亡豈能免哉○說義恒心只是一箇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禮義要對放僻邪侈說

###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新安陳氏曰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發政施仁之本王欲行之謂發政施仁○我上三節俱虛言制民恒產一正一反可謂深切事情到此復畧一束申言反本而後詳制產之法是起下文不是結上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蒙引此保氏之實事也所謂及人

章當益益看舜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心是以王者無他保民而王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以及人之老幼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飢雞豚狗彘之畜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頒白不負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蓋其胸中王道素具特隨時酬應而覓路以開導之耳○說統此節正是制民恒產之法五畝百畝豈桑雞彘是一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

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  
 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等作川  
 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按五畝之宅三  
 段言恒產之制謂庠序之教一段帶言有恒產者有恒心  
 正見產之當制也老者二句是民有恒產則保民之道成  
 而民各得其保亦只就本樹善推所為不忍一民不得其  
 所何曾似齊王有求大欲意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才實實  
 見得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千里來龍回翔變化到此乃為  
 結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

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此趙岐本註○集解此節與前對梁王者不異但彼

對小惠言見王者之大逆此對霸功言見王者之正道彼  
 對上盡心說此跟上保民說○王或菴曰保民而王不俱  
 為齊王言孟子一生真本領也五畝之宅云云既為梁王  
 言又為齊王言蓋保民之實政孟子救世之大作也其  
 田學校皆在其中矣然與梁惠言則前藏後擊而虛設其  
 象於中與齊宣言則于變萬化而實陳其說於後其不同

者何與蓋與梁惠對他移民移粟之一事而言即此以形  
 彼也要言而不煩也與齊宣則舉善推所為之全體而言  
 由心以達政也繁稱而不厭也○在翼聖曰梁惠氣局小  
 齊宣氣局大前章一步是進一步總見盡心如此其難移  
 民移粟沾沾自喜殊為可哂此章却一步倒縮一步見要  
 王天下不從制恒產處做好大喜功都成没用按前章一  
 步起進一步只就本節便見此章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  
 一步倒縮一步乃通上文而言

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輯語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

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畧全書  
 皆然○翼註全章分五段看首段以至是心足王是斥廟崇  
 王而許齊王之足王內保民二字是一章之大指不忍二  
 字乃保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庖厨是啓王以察識次段至  
 善推所為是啓王以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揣王之不  
 能擴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末段說到制民恒產

正是保民。○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

之實政。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

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

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如

對沼上之問及對好樂好貨好色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

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

拒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

利則曰其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此

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其切何與蓋前數者

一病為一毒爾故紬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

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

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善言善道亦何由

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闕之不可不嚴也。○四書

通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

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

政無地專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辭功上去

人於此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

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文集東萊

呂氏曰治道有本末先後而言之亦須有序孟子先以見

牛政發齊宣王良心至語意淡洽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

